



桐城吳先生集

27

桐城吳先生集

27

廣陵書社

第一十七冊

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

荀子

二十卷

宣統二年

衍星社

.....

—

桐城吳先生點勘諸子

荀

子

二十卷
宣統二年
衍星社

荀子卷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惊 注

勸學篇第一十一章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

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因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舉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

一作暴疾有所起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晦明今此字注雖訓乾而暴起則下當從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轂鄭注云轂轂墨陰柔後必橈減

轂革畢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羸舊本訛作羸案羸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羸

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

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

于越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唏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

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于作于遂淮南同注于

音塞國策作干陵然楊氏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自作子越故以於越爲釋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
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
以喻勤學也詩引此詩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

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跂舉足也

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能善絕過

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

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

編之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蒙鳩

也若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鵠鶴自闢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鵠鶴巢於葦若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謂細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蛷鳩方言作蛷蛷讀如芒蒙蛷一聲之轉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者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

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

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

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卽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

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囊廣雅烏

莖射干也莖囊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

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也

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

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

漬也染也脩澣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澣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漸思酒反

○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

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漸久沾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

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漸爲澣未見所出故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

凡物強則以爲柱而約急皆其自取也構構結也言施

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尙若一

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

姚姬傳云備字是與德古
韵合

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同疇與佛類也

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

焉。

所謂召禍也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蠭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

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謂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卽所立焉

作慎其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白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

故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蹠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戴○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江河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言

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駕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蹀不能千步

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如是

在不舍。

連上文當剗刻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鍥。言立功在

與捨同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剗其軸也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墮與蛆同蚯蚓也正文墮字上宋本墮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地蠭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

○案說文蠅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

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

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

目不

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爾雅云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能字

目不

能

郭璞云龍顏能興

雲霧而遊其中也

梧鼠五技而窮

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又

能

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

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蠅站一名鼫鼠易釋文及

能

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站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此同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月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鞠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

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注鵲鞠元刻作結鞠毛傳作結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

誤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西

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

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曰六玄駒之奕奕齊騁驥而沛艾柳首而
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
京賦出東

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形謂崖岸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

人義謂學之意言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積學至乎沒而後

止也生則不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

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大分統類之綱紀謂禮法所無觸類而

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

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

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

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

顯志而晦之類也而在天地

之閒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

學之大經無遠於好近賢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若無其人則隆禮爲次之

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

秦禍案移於梁矣

安或作案苟子多用此

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攬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

其主安重釋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

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言不知通變也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成所出皆在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爲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

同順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不道禮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

憲以詩書爲之

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殲壺也

同餐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不自謂散謂

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爲散木也問楷謂所問非禮義也凡

記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

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楷讓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蠹也告楷者勿

問也說楷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

道則避之。則不接道不至，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及而謂之躁。慎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爲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苟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舒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教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紓。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爲學之效與爲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爲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蹠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所載亦寓言耳。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全盡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

姚姬傳云言目好之甚於五色也下三句義同是乃爲致好之耳

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意也爲其人以處之爲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謂極也不學極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謂學也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謂正道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謂學行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物也謂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謂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也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飭貌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者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

蓄然必以自惡也。

蓄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

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猶極也

同下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

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

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亾得乎哉。

詩至忠反以爲賊

曰嗚嗚皆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思其上皆些然不思解乎上鄭云臣不可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嗚許急反些音紫○嗚嗚些咎元刻與詩攷

辨合宋本作治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

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不

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

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壽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

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

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尙小壽世之益更大也後宜於時通利

以處窮禮信是也

子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宜

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

提舒緩也

爾雅提提倡也詩好之義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

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

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

以不善先人者

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訛

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訛與俞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

是是非非

謂之知能辨是非謂之智也

非是是非謂之愚

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謗害良

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

無常不恆之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元刻作弃義

閑閑習則不能習其事則不追逮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

促與提熾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